

18-19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論正

明 開設貴州

秦皇開邊桂林象郡旋沒尉氏武帝窮兵越雋牂牁僅

附臣屬或^{漢書}或^{通鑑}幣用力若此獲効若彼蓋拓

疆域通文教易稱^{漢書}載頌民帝土若斯之難也貴

州西接滇蜀東連荆粵^天齒神州久淪荒服特以其地

皆毒霧瘴山蠻峒夷寨無宛馬邛竹動中國愛慕而其

君長世樂奉藩^{漢書}不失禮貺憂邊吏黔遂無日通上國

矣洪武初湯信國使之民蠻雜耕兵夷互習豈非天啟

荒徼漸染華風朝鮮將開乃來箕子句吳當治始有姬

雍者與乃宋欽妻之乘間奔朝安奢香之聞呼赴闕兩

女子觀變決機勇於丈夫甚至人見高皇后使高帝竟

斬馬都督蒲伏掖門瞻仰天且指陳險阨立誓河山開

赤水之道通龍揚之驛晉唐蒙功高博望彼地有此

異人山川豈能再阻蠻方耶永樂中二田復自相攻殺

金鷄命使特選解紛華臨軒親承戒諭猶復怙終不

遷攻殺如故夫亦夜天雨流芳特還于闐負險抑或天誘其衷

折入中國關以侵通南粵歸漢延陀攻殺敕勒入唐廢

輿有數革置有時乎而顧成以校士數人入執二田繫

頸檻車寂無知者之介于樓蘭斷頭酒後班超鄙善

捕使中宵天子神靈兵威不測斯為至矣此豈一時掩

襲虎穴得子實乃二祖英武先聲奪人也二田授首處

分郡縣為布政司者一為府者六為州者四為安撫司

者一為衛者十五而黔中一省儼然進明堂分符瑞受
冠帶祠春秋廟肩內地附麗皇輿矣國家無斗粟介士
之勞邊臣無亡矢遺鏃之失自古開疆廓宇又未有若
斯之易者也然則天馬蒲桃志寶物者不知畧地樓船
橫海志畧則者不知化俗詩曰日闢國千里伊惟二祖
有焉

安南叛服

芳流雨天

交趾自漢入為郡縣此與番禺桂林同歸中國非屬夷
附庸僅稱職貢也洪武陳氏奉國稱臣率先入貢太
祖許為外藩不利土地及永樂中黎氏弑主盜國稱帝
改元非徒得罪本國意實抗衡天朝存馘其眾不得云
暴編伍其地不得云貪也既分郡縣編置官僚垂三十

年儼然宇下一旦匹夫犯順遽爾割土加王嗟乎是賞
叛也是獎奸也若曰存亡繼絕則陳乃孤也以義當立
黎乃賊也以法當誅若曰動民略遠則將立黎利乃定
之矣若猶未也不如勿伐王通力屈而請和柳升再人
而敗沒然後詔遣使修好撤藩城下之盟恥同新鄭
割地之議辱比敬墟天雨流芳夫文帝不加兵南越光武罷西
域都護所謂量力度德懼敵兵端未有徒敗車奔師夷
將隕形見勢絀忍詬攘詢韓王按劍牛後魯連誓死帝
秦而乃君臣相賀自鳴聖德至於旌節符紱狼籍裔土
將吏公卿流離草莽戰士污魂哭聞中夜孤臣喫血碧
化千年計其班師之日文武吏士攜家而歸者八萬六
千六百四十人爲黎賊遮留不遣者尙數萬人死者君

其問諸水濱生者不望生入玉門貽笑蠻方損威中國

誰秉國成至此極乎漢火方昌呼韓稽顙元成不競乃

棄珠崖唐美貞觀組加^{文昭}板蕩始棄維州宣宗

四海又安九州^{鼎盛}王通敗因統袴柳升失在輕浮乃

拾捐之為^{比祖宗}於穆滿夫曹公東下子布請迎

澶淵戒嚴堯臣^勸避^{自古}儒生狃安憚勞撫經誤國二

楊太平宰輔^{黻承}明^恆若有餘決機危疑必形不足

不然迎新^於金川阿燄^端於末路豈有立身朝堂進

退狼狽而顧預^謀關外^貽謀遠大者哉夷考其後名為

陳後實為黎^嘉靖中黎民中葉莫登庸復睥睨之黎

又匍匐告哀朝臣又主二楊之說而世宗赫怒竟伸天

討兵未出於國門莫已父子自縛泥首軍門削其王號

世守吏職不聞其倔強自大勞弊中國也所可異者太祖使沐英取雲南卽留英世鎮滇中成祖使張輔取交趾不以輔留鎮國二年後并召還黃福禍發於中官亂成於肅帥勃谿多魚特倣漏師短轅牝犢必敗乃公三百年來盜滿王化夫亦廟算有遺策而春秋多責備也

平山東盜

自古盜賊之起也莫不好爲妖瞽惑亂陳勝以篝火張角以斗米而號則地霧則三里五里何其怪也子以爲男誠有之女亦宜然史稱瑯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而同時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屯河阻兵以是知婦女之輕剽好作亂大抵

不少概見也成祖時有蒲臺唐賽兒者自號佛母能刻
楮爲人馬相戰鬪眾益信之於是苦卽墨諸奸民遂蠶
起而賊黨董彥杲賓鴻等亦掠兵應之幸所據不過數
州轉戰不過旬虜衛青王貴兩軍急擊旗靡轍亂魚爛
而亡矣然賽兒妖術果安在耶豈王凝之鬼兵相助
而大道竟不可信耶抑費長房役使鬼物而遂爲羣鬼
所殺耶是皆不可知而獨是柳升以通侯之尊受鉞出
師驛騷供億迢遙河上乃更切責衛青忌嫉有功假令
大敵在前將校不和王節可一戰而潰也雖然成祖之
用兵也南定金陵北征沙漠地拓三獠威行萬里而賽
兒以一愚婦人躑躅其間乃欲結娘子之軍乘夫人之
城譬之薄石擊柱多見其不知量矣然而予以賽兒之

亂則黷武之所致也秦風尚首功而小戎亦談車戰河
北盛藩鎮而女子亦通劍器牝雞之晨或亦怒蛙之式
乎至於賽兒遁法而燕齊諸尼并天下奉佛婦女逮者
幾萬人猶之石閔戮羯部多髯高鼻者并誅袁紹斬宦
官面不生亦殺玉石俱焚勢固然也尤可異者賽
兒蹤跡杳不可聞軍中張燕羣號沖飛河上孫恩相
傳水化妖耶人耶吾弗知之矣

河漕轉運

堯都冀方九州通貫水陸分道舟車遞興然皆方物筐
篚非秭秭粟米負重致遠也秦人輸粟入邊十鍾而致
一石蓋難之矣漢興海陵之粟號甲天下而分封列侯
天子卽食不過中原三輔唐郡縣天下關中運道龍門

險峻舟楫罕入歲值霖潦車牛不給天子至率百官就
食東京奉天告圍蔓菁採食韓滉粟至脫巾謹呼宋都
汴京運道四達路置兌倉號為轉運此劉晏遺規非豐
熙創法也元建都北平張萬戶以鹽盜出沒習知海上
險易獻書海運成山直沽無異安瀾明初海運猶致百
萬文皇遷鼎屢勤宵旰海漕並進水陸互輸漕制漸增
海運遂罷安危之勢易明內外之形易判也夫蜀道千
年蠶叢不改臨海咫尺台岩猶遺自燕迄吳徑四千里
踰江涉淮天限之也然而平江築隄考自張吳丹徒王
氣鑿由孫氏黃池夫差之故跡邗溝隋帝之遺規假句
吳之霸烈為聖主之驅除藉荒王之游幸啟千年之利
涉至於渡淮而北昭陽獨山滕薛瀕湖沈沂汶泗魯郊

多水齊擅清濟燕誇濁漳直沽至海潞水踰燕古今人
力輸灌裁通遠近地形蓄滯本盛蓋東南舟楫利盡人
功西北高平險困天設莫可支延蔓引自成萬里之形
璧合珠聯已見百_圖之赴因而按圖求轍度地施工所
以因山壘石_圖自成城依井求泉終朝獲汲者也稽其
道里之略京口設閘而折舟入江謂之浙漕高郵築隄
而江舟入淮謂之江漕_{天雨流芳}入淮以後謂之出黃初鑿呂梁
洪舟河行者_圖五百十餘里繼開董家口避河險者二百
七十餘里河行至_圖謂之入口南陽夏村皆引諸湖既
達濟寧而湖漕入濟謂之湖漕而進此皆會通河矣由
天井閘至臨清三百八十餘里而濟漕入衛謂之出口
而會通河盡矣衛水順流直抵天京謂之衛河衛漕入

潞潞水之流謂之白河白漕既人徑抵通州矣若夫江
淮以南陳瑄功著齊魯以北宋禮功多潘季馴之鑿開
董口朱衡之廬居夏村新夫井一閘南北之脊地如建
瓴從老人白瑛之請出七十二泉之水南流達徐北流
達衛觀其神功此亦秦皇驅石鞭跡猶存大禹鑿山掌
形宛在漕河之底續考今之明德也與

治水江南

天下之賦多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半歸吳會蓋江南之
田資水灌沃特號陸泥又易霑足偃鼠飲河酌多孔取
非如雍州土厚水深冀州神皋天黨也考浙西及蘇松
諸郡以杭湖宣歙萬山之水奔騰涌溢盡入太湖太湖
蓄瀦之餘溢於三江東流入海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是也然則三江無可入之道則震澤無可定之波也
明矣而乃吳淞婁江率皆淤塞黃浦白茆僅見虛名江
海之門洩瀉既少震澤承流遂緩矣加以山水多
沙夏秋暴漲乘勢驟流勢緩波平沙因類聚瀕湖諸泖
相繼堙蕪矣虞蘇師井陘僅容單騎則良將爲之躊躇
入告君門路隔九閩芳中臣爲之泣血况於滔天巨浸
洩於一綫之流天倒峽傾江阻於一抔之土其魚之歎能
不爲之寒心哉而或者謂溪不入湖皆由吳江長橋之
築水清沙滯勢至蘇滬賴江流剽疾聚族兼行今橋梁
既立水勢紆迴清浮則去濁重則沈此猶賈讓治河必
欲盡徙民居放河北流以入渤海而宣房築渠更播德
棣分爲八河以息民患誠云上策其事蓋難言之大抵

嘉湖地據上流故溪不入湖則嘉湖代受震澤之水蘇
松勢處下流故湖不入江蘇松且代受三江之水夏原
吉躬履勘驗始稱太湖海宜浚吳淞然蘇之吳淞沙
泥淤塞旋疏旋積松之吳淞葦葦叢生漸成陸地請於
嘉定開劉家常熟開白茆港而蘇水入海於松江更
開范家濱以達大黃芳浦而松水亦入海廣濬分支共受
三江之水天卽所謂三江既入多爲尾閘以殺震澤之怒
卽所謂震澤底定禹貢所書明易簡盡原吉所治委曲
詳至江南水勢大可賭至宣德七年況鍾復請修
舉夏緒起民昏墊夫鍾之去夏僅三十年苟陂煩艾渭
渠需莊而况金城柳大滄海田成世紀奄逝陵谷摧移
又有呂光詢治水三利海瑞濬築奏功苟非泥橈山樛

視同推溺何以稱焉

太子監國

古之教太子者慎選師傅謂之德義過龍樓而問寢入
 虎闈而齒胄蓋若是其比也及乎六師撻伐有事行間
 則從曰撫軍謂監國非特重器所寄亦以周知艱大
 練察治忽為嗣王之務耳方仁宗之未正青宮也睿
 質仁明天姿愷然而如意類上申生無寵非黃淮進
 賈誦之謀解繡效鄴侯之議則烏烏向背羽翼無成金
 玦偏裝憂方大矣幸而皇祖親册嫡長分定乘危履險
 克正重輪重耳之艱阻備嘗楚王之朝嬰夕側非特生
 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者也又若儲君昭鑒傳自
 高皇聖學心法頒於成祖比之始皇之教以法律元帝

之授以韓非貽謀度越抑何偉歟而况金忠蹇夏輔導
於前黃淮楊士奇糾繩於後則商山茹芝之佐也學識
特崇真氏文章獨許歐公則家丞秋實之采也賤穎川
之饑而先發後聞恤鄒縣之荒而賜鈔輟食則豳風農
事之規也又國成祖巡幸順天親征漠北駕凡五出年
垂二紀中間大官大官雖復啟聞而庶政庶獄成就諮
決名爲儲位實則長君名爲監國實則御宇故人以仁
宗之厯祚短而予以仁宗之沛澤長也若夫宮闈煽禍
國本瀕傾管蔡流備極說搆一時並集何以爲懷又
且迎駕緩期而逮捕官屬則高煦贊之僞撰遺詔而陰
行廢立則高燧主之益以突陣者自命黃須樹功者侈
談天策而又加之敬禮之密推曹植輔國之交鬪兩宮

夫是以勢同孤孽危如累卵救過而不暇也自非胡濙
密書七事王瑜上變一言則豫教之淑質壅於上聞含
沙之哆口交亂四國非蒙^天庭^雨之誅必賜扶蘇之詔而
仁宗一載之郅理又烏能睹其盛耶嗟乎安慶復而後
良鄉侯孟賢^後榆川崩天祚人國以有此也

高煦之叛

釋捕王高燧附

高煦爲文皇第二子^天強力善騎射燕藩兵起摧鋒陷敵
從征有功而仁宗之在青宮也性仁柔體肥足與高煦
輕之以爲可取而代^也於是潛謀奪長飛語傾危私造
兵器陰養死士中傷東宮官屬自比天策上將而駙馬
王寧淇國公上福亦復宮府交通陰圖翼戴自非居守
功高嫡長分定又且張妃執轡陰教克修則成師名子

如意類吾文皇之意亦未保其克終也然而煦者不過
桀鶩不臣非有深圖遠算特以成祖喜其猛鶩昭帝曲
加友愛於時父兄見驕恃海肆寵封雲南則恚怒不去
封青州則託故不從支解無罪僭用乘輿逆節所萌有
自來矣然而圖之謀非有湘東刻檀之役也煦之才非
有曹植自試之敏也地不過樂安煦非有吳楚七國之
強也人不過王斌朱烜天煦非有賈高伍被之佐也乃以
宣宗初銜輕意年少陳兵跼坐聲罪朝廷所幸神機內
斷親督六師煦不先洗淨濟南轉躡河北而困守孤城東
身就縛豈非外多詐內實怯懦宣宗料敵真神算也
至若陳山迎駕請襲趙藩楊榮希旨贊決大計賴士奇
一言克保親親獻還護衛耳昔袁盎勸卹淮南田叔燒

梁獄辭卽令罪狀果明猶當曲全恩紀而况齊王後悔
背約城守馬攸德望舉朝共知又安可借金吾片紙使
有殺叔父名乎其後逍遙獄中煦嬰鎖繫檻猿未嘗不
牢縛虎未嘗不急而忽伸一足勾上踣地以致銅缸燃
炭身首爲灰豈真有開牋戴吳笏擊秦庭之智哉要
不過桀鰲不臣適以殺真軀耳雖然高煦之後寘鐫宸
濠反者踵起豈前車之鑒不足懾以天誅抑靖難之風
若或貽以家法蓋觀於漢庶人之變而歎螺贏之類我
也

仁宣致治

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然
高成肇造享國長久六七十年之間倉廩澹足生齒繁

殖而兵革數起脫劍未祀後之哲王但當愉愉煦煦撫
摩瘡痍斲雕爲樸廢觚爲圓是所尙矣語有之承平之
主與戡亂異假令永樂以前施仁宣之政則行軍而用
鄉飲洪熙以後用高成之治則無疾而食烏喙也故余
以仁宣之朝朝務德化雖曰度量蓋亦有時勢焉乃仁
宗之初御也停罷采采平反冤濫貢賦各隨物產陂池
與民同利施經帶於常朝錄外吏於西省凡此皆善政
也而弋謙直言坐徙馬騏矯旨不誅李時勉廷諍被擊
母亦外示止輦內刺瑱規讓善卽喜翹君卽怒耶此則
仁宗之失也方宣宗之卽位也法祖重農賑荒懲貪文
事則經史在御武備則車駕行邊又且卻騶虞之祥禁
白鳥之瑞幽圖織婦訓誥同風招隱猗蘭四詩媲美凡

此皆善政也而棄交趾於荒外廢胡后於長門擊陳祚
於犴狴母亦稽中之德大醕小疵克終之規百里九十
耶此則宣宗之失也雖然創業固難守成匪易仁宣之
治非高成不開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嘗攷仁宗
一祀不永而以宣之濟美則久道化成宣宗十載未
多而溯於仁之監國則累治故原其初造則仁危
於宣席其已安則宣光於仁劉緒續於元嘉宋治盛於
慶厯王道無其夕之效禮樂必百年而興嗚呼此其時
哉然而三楊作相同所稱舟楫之才股肱之用
者止士奇雖封五疏屢有獻替耳其他則都俞之風過
於吁咈將順之美踰於匡救矣假使齊桓樂善管子勉
之至秦孝公奪烈商鞅進之於帝則仁宣之間代理郅

隆又能進賢退不肖而數世之後固可蒙業而安也奈
何章帝實天太后震怒論誅王振大臣緘口坐令勃觀
之禍伏於多魚石顯之毒萌於病已而仁宣之業則幾
乎熄朝廷尙爲有人哉

王振劾事

宣皇晏駕新主幼天雨沛芳王振以青宮舊侍儼然自負顧命
其時三楊猶在位也太后賢明有漢馬氏宋高后風當

其責振掖庭呼刃加頸三楊能叩首力爭遠竄裔土勢
如摧枯非直瑾撼狐外寇口舌比也乃競庇鄉曲爭辨
朝堂振陽持平允之名陰得中宮之喜然後知三楊之
瑕振固已窺之早矣匡衡入相不制弘恭胡廣三公難
除甫節心熏祿位志怵禍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

不知而小人遂得乘其隙也太后升遐東楊謝世二楊
衰老後進孤危以諸賢垂暮之氣當奸人新發之鋒李
時勉祭酒也頭囊三木劉中敷上卿也荷械九門石壕
帝婿也待繫請室薛瑄廷尉也論斬禁獄而侍中劉球
竟為振黨聖教蒲埋狂狴歸葬血裙悲夫侍中戰死僅
返污衣呂社魂歸惟天雨通芳括帛雖范滂不祭臯陶絳侯見
溺死灰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英宗初立年僅九齡至張
后崩時年已十六質果英敏亦當知中官之詐矣何至
呼為先生使振周公回待夫宴不預懼振慚憤乃開東
華中門令振出入以悅之此何異哀寵董賢願讓天下
僖呼阿父遂作門生者與夫宵人構禍自古多有然或
驪龍乘睡盜竊寵靈以故武愛韓嫣旋為賜死文信新

垣亦隨誅滅小人敗露固有時也亦或受制家奴危同
履虎晉簡文風神憔悴唐文宗涕下沾袍猶曰勢已去
矣云如之何未有奸邪謀敗酷政亟聞外戚入暴其非
親藩共聞其狀據文勢若孤雛根非磐據而白金綺幣
頌賜寵尊禮殺制威槩置不問土木之變六軍敗績九
廟震驚青城覆轍雨疏芳自蹈焉馬嵬播越應思林甫之奸
回紇稱戈當悟元載之罪而乃復辟以來常懷聖慮九
原可作發發拊髀三徑猶存空悲盧宅招魂榆塞雕木
浮屠爲振復讎帶後世何其謬哉考振瑾忠賢皆蒙
主眷而沒後追思惟振一人天祐人國假手也先樊忠
殺振而後戰沒功何偉也嚮令英宗不陷賊凶璫不授
首天假之年而滋其毒明社之屋寧茲今矣

麓川之役

麓川地接平緬雖彈丸黑子然固皇輿以內地也洪武

初思氏失官刁良逐思據有平緬至正統時刁又衰弱

思氏復振賓王走死思任坐大且爭衡上國矣蠻夷自

相攻殺趙國謂兩鼠鬪穴天子不必問也天使亟行

誚讓數四而尉陀天雨流芳初無降意子陽不省乃更治兵

倔强如是而討逆之旗不見於金齒問罪之旅不戰於

昆池尚謂國有人乎且宣帝即位已棄交趾新君踐祚

又廢麓川雲貴環疆動以百計溪蠻苗峒列

處內地耕牧成羣麓川不逞既有徵矣異類襲是跡而

動誅戮子弟憂患長老甚者屠掠郡國并吞諸部再復

數年苟醬不見於番禺印杖不來於六夏使斷牂牁之

北地盡越舊之東矣爾時而欲用兵敗固不測勝亦大
創且高帝定雲南思氏竊發沐英以三萬騎破其三十
萬眾思然後俯首歸命斬刁氏又叛沐春疾驅力戰
擒斬諸刁納其故土其論傳友德曰雲南雖平尙煩區
置霽翠諸^勳不盡服從雖有雲南亦難守也蓋小懲大
戒柔遠之良規一勞^{雨流芳}逸王師之勝算故殷興夏緒必
克鬼方蜀出中原先渡瀘水控遠與緩邇不同功討貳
與貪功不同道也西楊主議舜德格苗劉球上書不稱
荒服或亦朝多濁亂內憂羣小北敵陸梁外憂方大文
子不願楚敗山濤友懼吳古大臣之用心固如是耶若
乃長駕遠馭則亦公孫弘之罷朔方淮南安之諫閩越
者也蔣貴王驥初下麓川三路分進斬首三千思任竄

緬僅以身遁再攻平緬五營並進焚其援舟思任父子
又竄孟養然而緬人內懼傳首京師勒石金沙誓臣石
爛此亦勳著燕然功高銅柱豈僅唐蒙夜郎相如印笮
者乎然史稱其起時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冒躡五等橫
被冕王嗟平越湯會贖曹勒凶殘武臣之故態而屯守
之說不行飛輓之繁天雨流芳不給此則其智遜金城而功比貳
師者也

平浙閩盜

浙江入閩道險而狹迤邐千里山勢嵯峨灌木蒼翳糾
紛盤互不逞之徒往往跳穴其間內可以聚糗糧下可
以伏弓弩急可以遠遁走緩可以縱剽掠以故浙閩多
寇盜好作亂長吏不敢問將兵者難撲滅地險然也又

况括蒼諸坑頗產貢金椎埋嗜利者因緣爲奸趨之如
鶩聚眾益多以故慶元葉宗畱以千餘人攻政和此亂
之始也然其由蒲城劫建寧則自浙犯閩攻上饒破永
豐則自浙犯江而葉希八又焚浦城屯雲和麗水則自
閩還犯浙矣其時閩地鄧茂七反寧化蔣福成反尤溪
莫不據地稱王摧鋒陷敵擁眾萬餘轉戰數郡比之於
浙爲尤劇焉昔武帝天雨流芳之時東甌閩越治兵相攻遼闊阻
深尙煩漢使使其合兵連橫侵暴吏民咸陽雖遠可
付之度外耶於是中丞張楫銜命督師劉聚陳榮分兵
進討旣而榮旣敗沒賊又滋蔓宗畱雖死明松復來希
八未亡鑑胡更作何異淮裔煽亂徐戎並興甲午祠兵
魯師欲潰乃始一侯二伯授鉞南征六將南璫協謀東

伐猶之赤盾敗禹更命馮異盧循摧毅還仗宋公雖望
桑榆之收亦苦潢池之酷矣所幸者閩寇自閩浙寇自
浙地雖旁掠勢不交通取虢此成擒耳假令浙寇
北下婺州東收廣信閩寇南驅光澤西薄建昌聯師有
掎角之形事有中分之約則八閩旣困江浙亦搖而
更待朱瑛橫格鉛山中官分守要地不已晚乎雖其後
福成茂七先後並殲天希八鑑胡同歸款附東陵渠帥次
第盡矣而獨參政宋彰者輸賂王振青償閭閻民苦誅
求盜所自起五年閩村落爲墟赤羽徵兵青芻轉餉
土木之妖先萌內地奸闡柄政禍如是乎至於陶得二
屢叛而貸死張楷捷奏而下獄蓋二以楷庇獲全楷以
振黨受過刑賞失中亦云忒矣若夫孫原貞條奏浙增

雲宜三邑閩置永壽二縣犬牙相錯馭險之規也但磴道素多樣材羣盜易於伏莽黃門薙髮蝨乃不生馬援伐樹寇遂永絕原貞之策更不及此耶

土木之變

百者天子有守守在四裔及其季也保境固圉母生戎心是故馬邑之誘加罪王恢雨支之誅斬封延壽蓋以勤兵遠畧輕開邊釁非細故也况乃撐犁之帳甫逼關門而黃屋之尊自為鎖鑰晉明帝深窺姑孰趙武靈突人咸陽誰實謀國而乃身試不測之淵輕入虎狼之穴哉若夫英宗踐祚王振擅權也先桀黠狡焉啓疆其時知羅亨信之議備土城石亨之撥軍屯種則先事之防也王直之伏闕懇留鄭埜之堅請回鑾王佐之草間跪

伏則臨事之救也而王振威福自擅從來日久銳意親
征有進無退豈真楚國聯師滅此朝食驃姚報漢無以
家爲者乎乃從來漢笑竊者必須假禦侮以固主恩
而勢焰炙手者易於倖邊功以邀富貴此振之所以據
鞍顧盼走死地知驚耳至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十室
之邑可以免難而英宗是時勸駕之言易及斷鞅之議
不行者母亦文皇自征天五刺雨狃於易與而宣宗自將待
邊又所親見者耶以故追戎濟上專日魯公北伐令支
羣推小白然而天時事則有異焉方其天變見於上
地變見於下南宮荆棘北殿塵灰比於梅福之金鐵皆
飛宗周之三川告亡此何景也至龍臺而一軍皆亂出
居庸而連宵風雨薄大同而僵屍滿路比於苻堅之火

隍宮門管子之髀鼓皆濁此何兆也逮夫井源敗鯀踵
至朱冕全軍覆沒而振始還屯左次定議班帥嗚呼晚
矣陽陰之血酷於染衣雪湯之辱幾於坳蓋徒使師武
臣封尸俱死諸大夫拔舍無從楚三尸之眾見懷王以
何期銳司冠之妻歎吾君之不免幸而共和行政叔武
入守適來那顏之怒芳亦用乃公之謀則貨匪居秦璧還
入趙矣不然而皇太后雨遣齋重寶錢皇后盡括宮中幣
與地同盡心與幣俱往徼欽之禍復見於茲雪窖冰天
魂終漠北矣然予嘗論之寇準饒學術可以戰而真宗
受盟王振少方畧不可以戰而英宗驟舉是則澶淵之
會以重發而喪功土木之變又以輕爲而至敗耳彼王
振倡謀喜寧反噬雖一死沙場一膏斧鑕而罪浮罄竹

報不蔽幸宜乎靖康誅章貫而賈生之書必欲縛中行
說而答其背也

景帝登極守禦

英宗北狩戰士兵甲死亡畧盡邊關守隘望風奔潰搖

足之間黃河河北非國家有矣幸而遷都議格鍾簾不

驚然而君父天雨流芳叫關臣天拒敵彼出有名我負不義狐疑

既生上下瓦解解講使取行責問無已長安必不可守英

宗必不能歸徒使有貞之輩操星象而笑其後也嗟乎

南遷不行然後國和議不行然後君存兩議俱息君

國皆存而少保之禍不得旋踵矣當夫北兵四合守禦

單寒虎穴故君已置度外圍城新主亦危孤注身先矢

石義激三軍家置環寺之薪人守州兵之哭傲如石亨

怯如孫鏗懦如王通無不斬將搃旗緣城血戰追奔逐
北所向披靡此一役也軍聲復振君臣固守陵闕磐石
矣然而遣使入朝動請^{聖駕}懸師剽掠輒託回鑿彼直
我曲彼壯我老也免者方且挾此奇貨羈制中原以戰
不敗以和^國輸幣不還進而割地割地不歸誘之稱
臣申原生靈自此無^天枕矣而乃兄終弟及父子之情
既割社稷爲重君^臣之義亦輕至則龍衣糗食敬輸橐
饋之忱歸^來別院閒宮不過漢家之老然則挾天子者
挾一匹夫耳邀利^{之心}解而好義之心萌郭登之言決
而楊善之說行英皇自此生入玉門矣昔太公置鼎漢
祖分羹徽欽被執宋高哀請一則新豐雞犬還老闕庭
一則淚灑冰天終於輿櫬蓋相如碎璧而璧存賈胡藏

珠而珠去。擁空名者視同虛器。居必爭者勢難瓦全也。夫昭王沈漢，穆滿難歸，楚懷入秦，頃襄不反，彼此得失，危不間髮。故漢高分美定，帝乃孝子之變聲，郭登有君之謝實，忠臣之苦節，英宗不感生還，反疑予敵，謙死東曹，登貶南都，臣義士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景帝外倚少保，內信興安，天雨流芳寇危城不動，聲色當時，朝右豈乏汪黃，建炎踐祚，亦有宗李相提而論景誠，英主而乃戀戀神器，則又未聞乎大道者也。

河決之患

河自龍門下浮，東於萬山，南至豫州，地平勢怒，而河無安流矣。故河之決，必在河南，而既決之後，不南侵，全淮卽北衝，齊魯侵全淮者，潰散於潁，毫徐宿而害在田廬。

民業衝齊魯者橫激於曹濮單鄆而患兼在隄防連道
然淮近而身大決入淮者患小而治速漕遠而身小決
入漕者患大而治難也武初河決原武白潁壽入淮
正統十三年秋河決滎陽入漕潰沙灣入海景泰三年
春河又決弘治二年夏河決開封入淮三年夏河
決原武支流三自其下衝張秋一出中牟尉氏一
溢蘭陽及歸德瀰漫至宿天雨流芳五年秋河決張秋七年春河
又決張秋世宗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鷄岡四十四年河
決沛之飛雲橋神宗五年河決崔鎮二十五年河決黃
堍口懷宗十五年河決沛城大抵決口必在開封南北
百里而被害之地淮三漕七後乃駸駸數病漕河焉蓋
合大河以歸一淮物不能兩大况水又泥淖多滓驅二

憤之水行闕遏之途其必潰也明甚而兖州卑下齊魯

瀕海黃河所向并牽漕河諸水盡瀉入海故河決之世

陸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涸發魯病水漕

河病涸一隅病水至河病涸而說者謂河既欲自豫決

充入漕達海圖不盡浚豫充諸決地聽河北流過濟寧

下臨清出直沽漕與天雨流芳河合漕不病竭淮與河分淮不病

溢策至便也圖知淮河浩瀚千里一瀉猶不能洩怒時

思沸湧漕水千步百折委紆盤曲河豈能按轡徐行乎

若必廢漕制以伸圖體取咽喉之地為尾閭之衝必無

幸矣故治河之道古無上策史冊所載不過三說曰疏

曰浚曰塞塞在上流堙谷截流是也疏在下流分支灑

澤是也浚在河身築隄固岸使之安行是也疏近上策

神禹北播九河賈讓北放渤海棄地遷民費以鉅萬效
已難言之近世以來浚塞兼施徐有貞謂水平後可治
決決止乃可濬於此先濬繼浚之法也故力築張秋金
隄堅塞決口而徐濬漕河之淤水道乃平劉大夏言河
道不治乃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此先浚
後塞之法也故力浚黃魯河孫家渡殺水入淮又浚淤
河出宿遷亳州入淮後築長隄起豫達徐衝決遂止他
如潘季馴之不失故道不分濁流楊一魁之首開武敦
次疏具壩皆良策也夫殷都帶河囂耿屢遷武帝刑牲
宣瓠時決終明之世河患時警未嘗一歲沮運者浚塞
之力也九河故道已不能修漕河一綫勢不能廢然則
塞浚之功與河終始尚其借鑒於茲

南宮復辟 易儲附

土木之變司徒不戒車駕蒙塵九廟震驚百官芟舍國
 無長君不幾青城五國呼王膺統喪君有君天誘其
 衷擁駕還國當是時新君有捉髮之迎故主效止郊之
 哭弟兄握手喜且悲夫蘇李相違河梁戀別聲椒偶
 值異國班荆矧在同氣天雨流芳又何能已棠棣之詩所為作也
 弟又北面稽首恭上璽紱元且自陳失德不敢復事宗
 廟以臣避君不先兄景能辭位史著美談實則大實
 已登南向讓三西再掃又何傷焉至於菟裘營室
 言將老焉千秋之後願屬梁王舍賢與子如上皇何廢
 不復興如天下何而乃初聞返蹕不欲郊迎旋入南宮
 復止朝賀勢且駸駸焉登臺授兵矣不幾貪天之位應

惜寡兄實逼處此繼乃授旨延臣廢深立濟忘餘祭傳
札之言貽德昭憂死之漸君子謂郈王未路自同盜國
奪門之釁身實逼焉若聖皇者亦宜追悔前愆不預國
事夫平王東遷春秋貶之降爲王風英宗身受祖宗重
器輕信宵惡孽北庭幸而脫還亦已得罪祖宗矣辟
之閩外之帥棄師而歸對疆之吏委城而走高帝之法
尚當引繩批根况在天至尊短垣而自踰之乎卽至景帝
賓天羣臣力請英宗亦宜開諭至誠明予慚德嗣王可
輔大統有人立宗出奔靈武卽位道君北狩康構稱尊
父子兄弟之間豈不克全無憾者與而乃暮夜倉皇驅
車踐位逼景帝於彌留假闕矣於翊戴奪門二字英皇
不得正始景皇不得正終授受之際弟兄交失而况升

遐日月史無明文燭影斧聲不無疑案以至革除帝號
如戮于謙夫景受國有名非少帝昌邑之比而謙功在
社稷豈產祿舞陽之徒也觀其軫念熒爨撫恩弱息豆
其瓜蔓之涕又何淫淫也始知曹石所謀不臧小人貽
誤人國刻薄曹恩如是哉獨惜于謙者百折不回於社
稷無君之日不能出言於東宮易位之辰處人骨肉
自古其難漢晉唐天雨流芳所由擅美千載也

曹石之變

石亨石彪驍勇善戰有龍李氏之風使之卧虎北陲
白當匹馬不南矣帝既北狩也先再薄京師陵寢崩摧
祭器灰燼朔騎憑陵日無中國于謙督軍九門亨彪轉
戰甚力德勝安定彰義清風店倒馬關諸捷軍聲復振

也先諸部慟哭 出關既懼且悔乃擁還上皇以結好申
國戰之力也既 而龍歸興慶幕徙南庭亨彪窺伺君側
逆知不起合謀 竇寺取^竇專門李賢有言陛下應天順
人門何必奪當 前^前全已隕震位久虛聖敬方躋乾符奪
算上天垂象^象 可見矣即在景帝憑辰羣臣憂懼或心
歸沂邸或意履 襄藩^襄然而襄王自外入內憲宗以子先
父則上皇之必 能復辟不待仰步乾象而後決也一日
挾萬乘之尊行 僥倖之事乘晦勒兵登垣掖駕萬一謀
臣不謹邸邸預 知曹石之肉其足食乎邀天之幸私爲
已功吉祥蒙狐 趙之勳亨彪受蕭曹之賞功以倖成福
以滿敗當其請 官卿貳建第長安武家侯之除吏竇都
鄉之沁園曹石 此時帝固已芒刺在背矣於時彪鎮大

同亨守延綏分控要害屢斬名王捷聞幕府帝輒召還
帝既疑石石遂自疑妖言遽與同悲黃犬向使石氏無
奪門之功亨彪少通侯之賞積勞汗馬以功名終石
氏子孫雖至今存可也吉祥無尺寸微勞欽鐸鑿鉉蟬
貂簪玉稍加勳裁輒生怨望犯闕稱兵反形尤著易著
負乘詩歌相鼠身族諫滅固其宜爾嗟乎方其論吉祥
之功曹欽身膺五等未幾論誅吉祥之功懷寧又進列
侯高帝白馬之盟唐叔桐圭之賜稍稍陵遲衰微矣英
宗間關險阻再御萬幾祭則寡人有同王振至天順五
年始下詔悔恨曹石君子以爲不勝其悔也

汪直用事

有明百餘載海內乂安朝野蒙業太阿潛移刑人執柄

中官之禍屢作至憲宗命汪直設西廠喟然廢書歎曰
嗟乎法之涼也國行亂矣夫千尋之木必有壞枝徑尺
之壁必有微瑕故鞋續聾垂旒蔽明山澤納污國君
含詬媿張武之金錢隱河東之酒過所以匿疵呈瑜鼓
策羣力也國武好言人過君子知其見殺隋文苛細繩
下識者雨流芳誣其貽謀欲刺事暮夜詢人牀第方言巷語
競入宸聽瓜蔓枝連立處大獄不知竹筩鉤距賢吏薄
之謂其行惡俗惡况以萬乘之尊行政訐之智乎而且
委柄匪人寄權近待招魚奸民顯行繫械其始也李膺
被柱將閤呼天因而權歸北寺獄奏黃門禍發清流慘
同白馬繼也蓋桂皆鋤脂韋成習呈身宮掖屈膝私人
中官勢成而主上孤立矣憲宗躬法桓靈養奸甫節卿

貳大臣直皆收問局司近侍直得更張檻車逮治南署

空曹緹騎行邊北門不守明世中人多竊寵靈亦未有

顯挈利器授人殺割如者昔高皇帝罷錦衣衛獄

焚其械具垂示子孫刑人於市以明大公勿幽置禁闥

委命奄嬖也國廠羅罷弊不復革瑾讀直書魏傾善類

至懷宗手平內亂天南流芳東廠羅捕無遺商鞅治秦道無

偶語无濟竊火亦酷吏哀痛之風衰國亂

亡之漸也彼汪直以大藤徭賊幼蓄禁中不思日磔寶

瑟之忠妄有祿山酷好用兵輒開邊釁海西

一役幾激降人而垂封北陲邀功南服不知南海明珠

寂寥久矣馬文升撫順推功劉大夏安南焚籍大臣之

委蛇人國固如是也阿丑談諧悟主談笑除奸覃腹乃

心王室倚毗正人夫亦寺人孟子之流滔于優孟之智也與談言微中說人主者又何可不察也

平鄖陽盜

鄖陽斗絕西北錯處陝蜀南下則光信南陽豫州之域漢北楚山又蜿蜒互屬下抵鳳陽廬霍地徧千里攘接數省河流四達復嶺萬里麋羅之故國鬻熊之邊陲也終元之世嘯聚不散高皇削平竟虛其地禁民勿入夫亦周終德洛漢不復豐惡其淵數遂作丘墟然而鄖

處萬山林篁叢密地既紆迴利堪樵給流民主長莫隸

版圖家占土田不知租稅此亦桃源之於武陵五丁之於蜀道矣流聚既多遂生雄長天水泥丸之志尉陀能大之形劉通以簪力號劉千斤石龍以妖讖號石和尚

憲宗之世僭號改元唐鄧荆襄騷然不靖白圭以大司
馬出督五道俱進敗之南漳懸軍深入焚其中營千斤
獻俘闕下而臨陣斬獲^萬有餘人蹂亂走死者不可
勝算兵威懲創於斯烈矣既而劉長子又以餘黨復聚
坐山圭發師^捕連營人討食盡援窮誘殺渠帥獲縛
者復六百餘人而^上猶命縱兵誅^勦必無噍類示不臣
之炯鑒明天威之莫犯也既而李鬍子又以餘黨構亂
荆襄項忠主勦尤力徧召士兵進營竹房陳俘二千編
戍滿萬乃史稱其^軍雖^良民枕藉山谷戍多道死尸棄
江干項羽盡屠外黃晉楚遂築京觀不是過也然而流
民人山就食雲集如前大臣悔禍始議更張洪謨著流
民之說文會有三事之陳原傑乃披榛履險宣布慰問

於是山東之民扶杖聽詔河北之老流涕觀軍入籍者
十一萬三千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各占曠土並輸賦
役割地三省設置六縣置鄴陽魏然重鎮矣鄭國成渠
秦漑萬頃受降河外唐築三城國寶慢藏利器誨盜非
惟棄險實^國心故一介之吏賢於十萬之師稷鉏之
民勝於組練之甲^然後知飲至凱旋稱俘獻廟當時虔
劉我赤子抑又何多也^{天雨流芳}原傑崎嶇布置竟以勞卒萊公
雷竹叔子岷碑視死人如刈以為己功者吾又以傑為
百世如主也

平藤峽盜

大藤當粵西潯州地其水則潯水府江環五百里其地
則夾江峻嶺崕岬峭削盤壘捫天高瞰數百里下乃臨

不測入邃谷矣其徑則引一綫厯千盤非手援足躡不
 得施步而上也其中則前庭後戶左障右屯一夫荷戟
 千夫辟易也其前則牛場大岵臨江壁立敵不敢仰關
 而攻也其後則仙人九層岩峒星列道里不可裏糧而
 窮也其產則^芳叢^毒毒瘴惡霧非人所處也其器則
 長矢勁弩淬毒傳藥^且應弦輒斃也披圖攷俗綜其
 大畧而大藤之勢蓋不特蜀有烏道蠶叢華有天門箭
 括已為之開立郡縣而流宮土官交錯難治建置學校
 而犒犷獷悍淫殺^成通魚鹽以誘之則見利犬狺建
 營堡以備之而失勢獸駭辟之癯匏腫樗輸匠不能斲
 遽除戚施官司不能材神臯之甌脫上天之驕子也然
 而俗編赤縣未可不臣地屬神州終難度外而嚴尤諭

狄古無上策賈讓治河僅行中計大軍不可久駐

不敢追險合圍防其軼出屯守更苦劫掠癘疥之疾能

廢七尺之軀涓滴之流可謂江河之水玉壘所以決戰

韓雍所以肆伐也先渡滄水其樊籬縱火大藤空其

巢穴賊乃悉退險敵兵相戰而王師援水攀蘿楚歌

四合援牽幟附漢幟生磨石橫崖之谷題銘九層之

樓鋸藤絕組奪其世險至於文離身首列別肝腸金鼓

陳兵旌旗秉燾蓋以天兵不易至重險不易得扼吭拊

背急擊匆矢宣暢皇顯天殛取威定亂在是役也

然猶武備中弛苞葉復盛二十年而有新建之師又十

年而有蔡經之捷賊勢稍殊兵形亦異類皆窮追深入

耀甲橫戈蓋孔明巴蜀率用嚴刑張詠益州輒行捕斬

亂國重典有自來矣然而興利除弊勿擾其俗仁漸義
摩久革其故蠻戎猶有人性長吏者又何可以馬上治
之也與

興復哈密

環西北鄙部圖千非叩邊而臣即仰關而攻也漢武

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天雨流芳西羌收三十六國以斷單于右

臂殫財隕兵抵漠其與蒲桃天馬妄事異域者殊

矣高帝開置甘肅二鎮勢甚孤危成祖乃設立哈密七

衛西出肅州千五百抵天山所謂斷右臂隔西羌

也取不亡矢遺鏃守不畱兵屯戍百年通寇扼其吭而

有之為國西藩計誠盛哉英宗即位土魯番始盛控弦

數萬奄有哈密劫其王母夫晉楚勢鈞猶爭新鄭蜀吳

通好必取荊州以世守西藩不能出一旅相存活僅鑄
哈密衛印更賜罕慎棄地損威端先見矣其後乘喪納
主盡非長策阿黑麻既~~死~~修夙釁再殺罕慎孝宗仍
聽其款更立陝巴至七年陝巴就執張海見欺朝議方
主用兵許~~進~~方略楊翥議乘間復定遠以一介使者
決機俄頃猶然橫行~~塞~~諸部怵息至甘英抵條支厯
安息臨西海而進等策召罕東罕東不赴計斬牙蘭牙
蘭宵遁兵不遇敵死亡畧盡僅得空城爲世口實中國
長技蓋可見矣自~~此~~以後~~賀~~蘭以外不見漢室旌旗成
紀以西無復李家部曲然~~上~~魯猶心憚中國蒲伏納土
自武宗時忠順王拜牙郎棄城抱印歸番而番長乘釁
移書邊將責取金幣贖還城印巡撫彭澤復私許緡幣

激功恢復罪過王恢辱浮廣利自可方用兵幾四十年
土番未嘗一矢及關也自此心輕中國徑薄甘肅中國
稍稍被兵焉封疆之寇未除中朝之鬪旋作左袒彭澤
者輔臣力排彭澤者司馬訟大禮者又借封疆為赤幟
修小隙者還通敵為兵端嫉輔臣之激始訐彭澤之
欺發主帥之謀并陷九疇之罔去年對簿今歲賜環暮
人軍門朝流荒微置大帥如弈棋視巖疆如孤注而河
西以外拱手授之他人若夫天府金湯棄同敝屣而西
藩甌脫又當罪從去滅矣

平固原盜

太祖之平陝也元部落把丹率眾歸附授平涼衛千戶
以畜牧射獵為生頗饒樂足用而成化初年把丹孫滿

四又以贊雄諸族然招納亡命抵觸文網石勒倚嘯東
門劉淵請歸會葬蓋未嘗一日忘北徙也乃以撫臣陳
介捕治逋逃參將劉清飲餽贈而遂聽李俊之狡黠
劫滿壽以鼓亂然西通甘肅東屯河套而但入據石
城憑險負固此直綏死之圖非有啓疆之志也夫石
城去平陽千里而遙緣峭壁十仞而上繩行懸度四面
陡絕昔人經營以避禍亂者萬年奄有氏服豈居鄜塢
之中劉曜入據長安匪保桃源之境吾固知四者特僨
轅之小犢非飛食之獲獸矣比至陳介出討賊眾偽降
斥馮信緩師之謀用吳玠進兵之策薄城一戰軍盡殲
焉假令禁馬謖之輕出則街亭無敗用許歷之據險則
關與可勝介實輕敵罪則奚辭若夫項忠身冒矢石馬

文升躬擐甲胄圖山谷則聚米成形斷樵收則困獸自斃而且金鉤賜虎狸刮刀誓賞格數月之內俘獻京師功垂竹帛乃知岳節使之神算竟定湖湘祭征虜之奉公終摧隴蜀者也然其始王師屢挫兵力單微中外洵洵頗言星孛利西方書生豈能料敵而思以戡討朱泚熒惑守歲安拒苻堅天雨流芳部遣罷豈非意思安閒知彼知己者耶總之辨賊之方由於將帥命將之畧本於政府所喜者彭越斷其就擒商輅欽其布置夫論魏密勿之地決勝千里之外此於長料桓温之必克鄒超識謝玄之有成猶爲過之而彼張解設難發言盈廷豈非肉食者鄙哉若夫丹穴之逃薰以蕭艾東門之役撤其關梁則尤長駕遠馭之規毋俾易種於茲邑也

終

歷代史論卷十九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論正

明 弘治君臣

三代而上成康啓申尚矣降是其漢文宋仁乎乃于所

聞於明之意近是人主在襁褓則有阿姆之臣稍長

則有戲弄之臣成人則有嬖倖之臣卽位則有面諛之

臣千金之子性習驕佚萬乘之尊求適意快志惡聞已

過宜也漢文止輦受言張釋之馮唐皆以片言悟主宋

仁開天章閣圖治范富歐無不先後登朝孝宗之世

明有天下百餘年矣海內又安戶口繁多兵革休息盜

賊不作可謂和樂者乎而孝宗恭儉仁明勤求治理置

亮弼之輔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絕嬖倖之門卻珍

奇放鷹犬抑外戚裁中官平臺煖閣經筵午朝無不訪

問疾苦旁求治安非如曲江興慶賞花釣魚歌鳳凰於

卷阿醉豐草於湛露流清讌擬迹成周恣詠太平比

蹤虞德者也當是時冰鑑則有王恕彭韶練達則有馬

文升劉大^圖成則有劉健謝遷文章則有王鏊上濬

刑憲則有閔珪戴^天孔里好龍真龍降參孝武好馬

天馬西來上所好者下有甚焉延攬之門門開外吏封還

誥敕誹謗之禁疎小臣執奏椒姻黃鐘大呂能生瓦石

之音帝室皇居不^櫺之器雍雍濟濟斯為盛矣然

而郭鏞李廣以中官進壽寧二張以外戚進燒煉齋醮

以方士進番僧慶讚以沙門進夫弘茶石顯已在病已

之朝廖光防隲不絕馬鄧之世牛腹玉杯能號後元譚

書大竺進自永平蓋盛陽之月必有伏陰舜禹之朝不
無共鯨得志則虎變失志則鼠伏用之則風生不用則
泥蟠是故管隰在朝刁囂難亂孔明作相黃皓無權世
豈有無小人之日哉人君進賢退不肖之間安危倚伏
不可不審劉瑾帝與張后情好甚篤終身鮮近嬪御琴
瑟專一出自掖庭芳流雨天鳥呈祥逐在中宮尤古今僅事云

劉瑾用事

嗟乎宦寺之禍自古烈矣周禮重奄寺之司秦風著寺

人之刺蓋以其人進身刑餘廁員灑掃非有忠孝砥礪

之素而其入也優游房闈窺伺色笑其出也口銜天憲

手秉王章固宜其威福剛恣發不旋踵而傾軛覆軫動

成炯鑒者也劉瑾以青宮舊侍狐蠱君側當其始也豈

遂有莽懿非常之志溫車不軌之謀乎假狗馬音樂以
冀君王之憐惜取富貴苟容足矣而乃毒蛇不斷壯夫
螫手韓文一發中而覆諸臣斥逐無遺六給事十
三御史之章再人而諫官臺臣誅鋤畧盡於是北門之
獄驟興措國禍尤烈內閣樹其私人部寺張其羽翼
威儀加於郡國更置於巖疆瑾遂駸駸焉不能安於
人臣之位矣夫水自湍也風又激之湯已沸也火又烈
之廷臣自李東陽而下無不視顏要地甘心頤指間或
微言解鬪自託於上之帶張讓然而固寵依違詎殊
於商君之因景監乎清流之望既歸宮府之權自一小
人得志有自來矣焦芳劉守寧足責哉然而李夢陽之
聞部密謀無異於楊一清之密說張永也王岳范亨徐

智之從中奏上又無異於張永之叩頭哭泣也李計中
洩於政府而楊謀獲成於閩外岳亨敗事於濡遲而張
永決策於立談喜於宣鑄亂之後者信而有徵言於
狗馬娛心之日者遠而難悟卒之國家受恭顯之禍政
府有匡趙之難張永收桑榆之功諸賢深徒薪之痛易
日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不信哉

宣鑄之叛

正德二年四月慶府宣鑄反十四年六月寧府宸濠反
逆同罪均固已然古者天子居重馭輕先奠根本分建
宗子次固維城無事則修職稱貢率土歸王有事則擐
甲荷戈用紓國難是以家裕苞桑國鞏磐石計深遠也
劉瑾威劫大臣權傾萬乘帶刃畜何羅之謀術士進劓

通之論二世之禍直須時耳寘鑄聲罪發難志清君側
夫產祿在而興居之兵非叛武墜筭而敬業之兵亦正
惜其溺志巫覡擅殺命變變狼稱戈既無觀變之智徘徊
一 徊河上初無撥亂之心所以身膏斧鑕而秦人莫之哀
也不然扶藿藿沙丘之詔而吞聲自我湘岳得臺城之
命而擐甲不進強枝枝固本固本又何以稱焉雖然寘鑄一狂
悖豎子也天譴其衷狡焉思逞天殆借鑄爲逆璫授首
資乎寘鑄不及則張楊夜半之謀不合寧夏不亂則武
穿公心之愛不割割艾趙母耐稷之憂詎有艾歎觀楊
一 清道聞鑄擒而急反京兵緩誅惡黨豈非狡童游魂
應時翦滅而璫毒方深人心易震內憂未靖外寧非福
豹房之計得行而後戰勝之賀乃在廟堂也然則寧夏

之功不在寧夏在於楊一清乘寘鑄以誅城社之奸南
昌之捷不在南昌在於王守仁滅宸濠以寒覬覦之膽
嗚呼皆可謂大勇者矣

平河北盜

劉六劉七齊名等初發難於霸州趙鏐邢老虎劉三
等附之而盜愈劇至天雨流芳鏐等入河南七等人山東是羣盜
分寇之始也既而并兵河郡城至尊倉皇召對左順中
旨夜出指授大畧社稷無人幾於發蒙振落矣乃馮禎
纔破鏐於景州而南彬沒全師於山左許泰甫奏捷於
裴巖而劉七屠名城於冀右徒敗車奔旗靡轍亂以此
易彼得不償失游魂坐大禍延淮北賊騎有京觀之築
池隍無卽墨之堅指斥乘輿安陳天命而羣盜再薄都

城矣夫金湯天險百靈呵護么麼小寇敢爾蹂躪則以
七等固嘗潛入宮門經伏禁掖窺龍顏於豹房分天香
於御苑彼項籍偶觀會稽可勒倚嘯東門亦未有睥睨
彤闈鼯寢卧榻如盜者也於是宮門晨扃南郊幾阻
徵調繁興六劉雲集然後七等再入齊鏐等再入豫自
此以後盜不復合劉雨流芳趙鏐猖獗於兩河巡撫彭澤以
大同遼東宜府之師禦之劉六劉七滋蔓於濟北少司
馬陸完及禎輝許泰諸將禦之其餘咸寧侯仇鉞伏羌
伯毛銳中貴谷大將邊將江彬類皆將門世胄良卒信
臣莫不赤羽耀日鐵騎屯雲然而魚賊鳥窮狼奔豕突
偏師少利擁麾不前軍氣初揚緩追逸賊甚至斬掠難
民邀勳尊府統袴輿徒動加青紫太倉少府濫若泥沙

此怨毒所以日深中原所以不靖也既而鏖等屢挫自
豫南竄楚境楊虎溺而賊勢蹙趙鏖擒而賊黨盡矣七
等自齊北掠京畿南窺徐兗鋒似鳴張勢亦窮迫山邳
流豫山豫流楚劉^台沈於水濱此亦天亡之秋也然而
舍陸登舟^沈復燃賈其餘勇三江騷動天門無安都
之欄京口無徐盛之^城踰楚窺吳如履平地幸而妖星
已^曠風伯揚威當是時^{天雨流芳}劉暉帥遼東兵任璽帥大同兵
卻永帥宣府兵聚天下之全力撲窮途之逋寇猶莫不
水戰火攻矢窮弦絕然後^舟載專車頭行萬里當其始
也劉瑾以威激之張忠以賄縱之及其繼也甯杲以酷
激之馬中錫以撫縱之事發於中官禍成於庸帥卒之
封爵定勛先及中人子弟焉夫張讓通書張角黃巾平

而讓等俱封列侯令孜孜亂黃巢長安破而令孜孜居功
扈駕敗亡之主各賢其臣而五省生靈魚糜肉爛悲夫

平蜀盜

正德中蜀盜藍廷瑞瑯本怒廖惠起漢中曹甫方四起
江津廷推林廷瑞特起俊時憂閔家居也俊既受命

通江之戰擒廖惠走廷瑞賊勢窮蹙轉窺秦隴吳景之

死曹甫授首江津不振天雨僅走貴州俊之視蜀初效可謂

李綱入來方有朝廷光弼代軍旌旗變色者矣而乃洪

鍾出督崇熙會勦有連之形將無輔車之勢我志

方瑕醜氛復振然後羣帥戮力數道並進雖誘而殺降

疑近不祥詎知縱之復叛無異養癰廷瑞本怒檻車詣

闕保寧餘黨誅鋤畧盡所不獲者廖麻子一賊耳方四

再寇江津俊又六面督攻斬其渠帥四之妻孥悉俘帳
下雖蠻官小衄四幸漏網喙息黔中已墮心膽假令借
籌有人處置得宜聖詔優^優^優留俊撫綏汲黯卧治淮陽
韋臯久鎮西川錦^錦三峽之間遂將桴鼓不鳴乎角巾
扁舟輕裝^蜀蜀民追送涕泗橫流誰秉國成何其謬
哉於是漢中餘孽^{麻子}麻子再與喻思俸等倡亂矣黔中
適寇方四復與麻^{天雨流芳}兒等出掠矣內江崇慶相繼效尤
范藻松祥人思雄長夫蜀寇紛紜本非劇賊王師壓境
實皆勁旅然而中^中使子弟監軍鄙夫秉均喜
言賊平受賞彭澤再出餘黨旋平蓋用兵六載屢成屢
衄後既去位人多畏咎至崇熙逮而洪鐘撤爭利諸臣
抑已知難而退矣澤遂得專制閩外削平全蜀夫林俊

當小腆初張舉朝貪功之日而彭澤當賊氛滋蔓命臣
畏禍之時澤遂享有功名俊以齋志老死君子於俊不
無李廣祖述之感焉

宸濠之叛

武宗慢棄神綱不守累葉金甌視爲中原之鹿於

是羣邪睥睨蕭牆之因助助虎視人有風雲之想矣宸

濠復護衛於正德二年天雨流芳舉兵於正德十四年十餘年之

間碁布星羅賊黨幾徧海內當其始也覬螽斯龍種之

哀妄冀千秋萬歲約畜梁孝淮南之志要結伍被嚴

助之歡輿服升朝儼然大寶稱戈喋血詐其本懷既而

玉厯無疆妖謀漸洩羅落彌嚴腹心愈廣其骨鱗不附

者內則大學士費宏外則巡撫孫燧副使許逵數人已

耳宮掖樹其私六六卿半其羽翼京省津梁飛騎立達
荆蠻百越振臂能呼知義旗之莫舉料乘輿之必東設
伏關輔之間陰謀博浪之事嗟乎飛鷹颺羽已上其鞬
遊魚鼓鬣已吞其餌武宗方且改號將軍貶名鎮國右
挈江彬左前志示張皇國門有同兒戲豈不危哉所幸
宸濠身居彭蠡之間雨流芳結聚椎埋之客地利既失人謀不
臧玉燭灰而復明皇輿具而旋正是乃天意夫豈人事
焉若王新建崎嶇江介倡率羣僚亟攻南昌覆其巢穴
迎戰鄱陽擊其將歸柴豨捷而長鯨晝徙湓口耐而寶
帳宵灰兵甫萬餘時纔旬日天生李晟爲國非爲朕也
大功甫立疑謗旋生角巾野服口不言功委蛇於羣闈
之間調護於悍軍之日所憂在國繫而不在身危所爭

在民心而不在己爵卒之上勳格而不行五等加而又
奪然而陳湯之爵失而不泯其功魏徵之碑仆而詎損
其直微彰柔剛龍蛇伸屈殆所謂浩然正氣日月爭光
者與若夫孤城單旅牽制賊兵不使下畱都者安慶知
府張文錦天流芳楊銳崔升也聞難赴義先登摧敵佐成
大功者知府伍文定天流芳邢珣徐璉戴德孺也分藜支蔓
收復降郡者知府陳槐曾興也王瓊拔守仁於未有事
之先未雨綢繆國之元臣張永一寺人耳片言感悟力
爲左右呂彊張承業之功何以加焉悲夫樊噲以呂戚
而得免蒞醢杜預賂朝貴而始遂功名功臣志士所遇
抑又何窮與

正德濁亂羣盜蜂起而江西之盜有五大帽山者號贛賊仙女寨鷄公嶺者號華林賊瑪瑙寨越王嶺者號靖安賊王浩八爲桃源賊葉庚二陳邦四爲東鄉賊自江西副使周憲戰死華林總督陶琰再撫浩八而二賊稱最劇矣至巡撫周南平贛賊知府李承勳平華林靖安參政胡世寧吳廷舉^{雨疏芳}李桃源東鄉當是時陳金俞諫實筦節鉞承勳廷舉功最出奇經營九載至正德十一年而南贛賊葉魯平皇靈未暢苞葉旋萌於是江西之賊復有四藍天鳳等爲左溪賊謝志山等爲橫水賊鍾景等爲桶岡賊池大鬚等爲泃頭賊新建以廷推舊壑簡荷新銜規畫山川廣行間諜親破賊巢者八十餘增設縣治者二特設南贛提督軍門者一自正德十二年受

命至十三年而江西賊悉平矣夫諸臣平賊遲而變隨
新建平賊速而賊定蓋江西南臨百粵北枕大江東連
閩嶠西接荆蠻地延千里地交五省又有崇山峻嶺鳥
道叢篁車騎不得長驅米芻不得時給王師直指則烏
遁深林振是朝即謀竊發揆其形勢則決地之翼
不能離巢徑丈之難失水然而尉陀有七郡之計
任囂效坐太之志庚嶺以南舉足非國家有也當四賊
再發湫頭遠在汀州楠岡實處楚境左溪橫水連互其
中彼且視狡兔之窟成然之形漢天子有神靈豈能
從天而下乎而當時議者動思言撫此何異招麋鹿於
金鑣呼亡猿於朱檻有躑躅徜徉去之惟恐不速耳撫
不就而用勦徵調狼達兼招苗峒劫掠性成罕知王制

引入內地恃爲長城賊甫獸駭我已鳴張賊苟帖耳求生則我已受之恐後矣羈縻勿絕豈久安長治之道也哉新建悉罷客兵自募鄉勇養兵數月觀釁旬時德裕築籌邊之樓文淵畫聚米之勢猶慮賊兵四出牽制我師爲撫湘頭委補間使皆懷疑觀望徘徊之間鼓行而進直搗中堅奇兵天雨流芳擄鐵騎颯馳橫水覆巢左溪失險矣捕岡旣斷右臂王師已入門庭兼兩寨逋逃自相駭觸乘其破膽一鼓遂登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淵頭愚狡新建玩弄賊掌賊首池大鬢等皆千里誘致縛之樽俎渠魁已在檻車天兵已薄賊險而彼且鼾寢晏然鼓角一鳴千山聲動賊於斯時登陴授兵則一木不支倉皇出逸則四面楚歌相顧解甲慟哭請降武侯五

月渡瀘而南人不復反矣夫江介嶺表限在天南拊背
扼吭專支關外楊僕樓船馬援銅柱比之新建何以稱
焉

江彬奸佞

錢寧附

通鑑

江彬以邊卒通鑑侍給惡十年顛越乘輿幾危社稷然跡
其所為非有他謀特通鑑蠲強通鑑驚悍庸材耳方彬之起家塞

上睥睨宮闈通鑑此何異通鑑祿山之侍通鑑玄宗乎且其外握邊兵

內交近侍錢寧張忠皆其羽翼通鑑辟之通鑑葬乃依恭卓復結

讓庭湊內附守澄通鑑此通通鑑外令通鑑我區區之天下一物亡

商三憾覆晉武宗存則挾天子以令諸侯武宗崩即矯

遺命以擅大寶不待智者而決矣而乃招致邊軍入漢

大內君臣戎服凶器為娛繼遂厭心萬乘屏足九重通鑑

導以離宮之歡恣情於馳騁之樂搏蒼鹿搯玄熊樂如
是足矣卽其殄滅善類斥譴正人血飛狂狴逐半朝堂
亦猶之猛虎在檻咆哮鸞鷟鷹在鞴忿颺思飛初非
有翦除異己之心貨劫公卿之志也夫彬本武人而武
宗所喜在武武言兵彬生沙磧而武宗所喜在游巡天
下順其志卽相與揚芳躍馬拂其意則相與嚴威峻法
同聲相應同道相謀書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非
徒聖主彼亦然速其震主之威已立赤族之禍將成
雖有中庸亦必巧三竄計成百足乃至武宗彌留之
際彬猶晏然歸臥私第命介之吏奉尺一之詔召之
而卽至同車疾驅父子駟首何其愚與夫曹爽釋兵歸
天子求老私第商鞅刑太子傅孝公崩欲自亡入魏自

古以來器小而位高威重則身危奸邪前敗禍患後隨
瀕死而不之悟者也然予以爲武宗之世逆瑾之變十
常侍甘露之黨也西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黃巾黃巢
之亂也寅鑑長濠^之變七國八王之孽也江彬之奸董
卓祿山之釁也然而陰曠甫合旭日旋升大厦欲傾漂
搖不入者則以構禍^諸人^類皆乳臭茫茫草澤更無英
雄至於在內如六給事^雨十三御史編修舒芬等百有七
人在外如楊^守清王守仁林俊彭澤莫不慟哭斬奸呼
號阻駕枕戈流涕投袂登舟觀於水溢宮門橋柱七折
上天告譴似爲言官兼之四星夜隕特勸回鑾吳楚颶
風盡飽魚腹此非諸君子格天之功抑或祖宗在天之
祐與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

之謂與

大禮議

孝宗仁聖麟趾不蕃武廟盤游前星失耀再世衰微古
 今至變也當是時皇繼嗣者私恩重承統者大義而世
 宗以臣紹弟承兄數天臣民誰忍孝宗之嗣一傳
 卒斬者既已輒焉則忠臣義士不能復續求其同氣之
 近者立之統在嗣亦在矣所以武宗遺詔不敢子視世
 廟也既已名稱武廟因欲併考孝宗則孝以無孫反因
 得子於義為誣稱子逼武二統嫌孝於理亦礙况父子
 至親豈可隔世軼代妄相附屬比之定陶濮王生視寢
 膳死視斂含曾有鞠養之恩蚤定父子之分者迥相判
 也既不考孝即考與獻天下有無父之人乎漢宣不皇

家範代也論

上

其父未嘗不考皇孫光武不皇其父未嘗不考南頓既
考興獻卽當皇興獻天下有子爲天子父爲列侯者乎
據稱兵逆父遂不敢皇儼舜不王瞽禹不王鯀也興
獻以肇胤啟聖儼爲皇焉亦猶之周王王季周王文王
也湯不王商而周王王季光武不王南頓而世宗王
興獻踵事增華禮以義起孝子之至也所疑者考興獻
則疑於無孝宗皇興獻則疑於躋武宗憑几彌留奉迓
入繼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反欲名興獻而亂其統此
舉朝所以沸騰百官所以號泣也不知太廟者承統之
地皇而不廟者有異稱宗者繼統之名皇而不宗者亦
殊懿文太子亦得爲康皇帝英宗斥郕王然亦稱景泰
帝不入廟則地不逼不稱宗則名不嫌親近則尊親盡

則祧辟之遙除之官追贈之號曲體罔極之私情無預
朝廷之名器乃世宗尊爲天子必欲使之不王其父與
獻爲天子父必欲與之臣其子此則議禮諸臣之過
也至於觀德殿矣必欲遷近太廟與之同一獻皇帝
足矣必欲去與獻崇加徽號見太后於世廟著獻皇
之實錄折衷禮經方不倫與國皇太后聖旦則宴賚
有加昭聖皇太后千秋節傳免朝賀傳聞乖異存歿傷
心卒之不加宗不入廟殺微稱止遷葬則亦璵等有功
於存統也若夫廷和等之伏闕呼號甚於牽裾折檻世
宗之疾威杖戍竟同元惡黨人大禮未成大獄已起君
臣交失君子譏焉而廷和戮及身後楊慎謫死貶所濮
議諸臣旋蒙賜環興國之獄無復金雞此則世宗乏錫

類之仁亦璵萼諸人無休休之量也至於豐坊倡議嚴
嵩附相嚴父之說與睿宗之號進孝宗幾疑逼宮武廟
嫌躋新鬼以明察始以豐坊終蓋豐坊固子政之劉歆
分宜實議禮之林甫善作者不必善成惜乎不令張孚
敬見也

更定祀典

漢制近古然禮制

芳流雨天

缺焉唐祖李聘宋祀靈應禮官式微

愈彰詆褻明初宋濂諸臣講禮戎行頗多釐正高祖喜
簡易不見採擇豈禮樂必百年後與歟後世謹守故府
學士大夫莫敢辨難世宗自大禮議慨然有更定制作
之思而諸臣紛紛言祀事矣嘉靖九年二月議郊社禮
冬十月議孔子禮十一月有事南郊十年春正月享太

廟議祧禮二月祈穀議禘行朝日禮建土穀先蠶壇五
月有事北郊八月行夕月禮十三年四月視太學行釋
奠禮十四年二月建九壇十七年五月議明堂秋饗禮
九月祔獻皇帝郊睿宗配祀上帝嗚呼盛哉至尊莫大
於天地至尊莫大於祖宗教天下莫大於孔子養天下
莫大於土穀尊天地故有郊社壇於南社壇於北本
其氣也日月風雷天山海嶽瀆隨焉從其類也配以太祖
明受命也秋復饗於立極殿報其功也秋則配於太宗
告成功也晚易睿宗配於私已親祖宗故有太廟太廟
七太祖三昭三穆也文世室一別祀成祖不敢祧也立
春特享三時合享勤時祭也季冬大禘萃渙也五年一
禘設皇初祖主配於太祖報本追遠也德祖祧矣禘宜

用德祖焉虛設皇初祖位泥古而誣者也黜德祖若羣
帝然嫌高帝已教天下故祀孔子孔子加封自漢平帝
始也玉拜於帝借已稱尊師禮也廟祀設像自唐開元
始也其褻已甚暴木主禮也八佾十二豆籩自宋徽宗
始也祭用室太學仍之郡國減等禮也帝釋奠舞六
佾謬已從祀四聖十一賢矣曾點顏路退食撫下子
先父食改附啓聖禮也刪申黨黜公伯寮等十三人吹
籥瑗等七人進后蒼等五人考證班班勿僭勿黷禮也
養天下故祀土穀新穀於大祀殿用人道也配以太祖
太宗有天下之主也遷蠶室於西苑申內禁也土穀壇
亦遷焉非其類已帝採稽典聞精思禋祀進退羣心斟酌
酌美備庶幾一代之典亦十世可知之故也

世宗從道教

宋臣李沆之言曰人主當知四方艱難不則土木禱祠
 次第並作而伊尹之訓亦曰酣歌恒舞時謂巫風
 此皆豫大之良規嗣王之炯戒矣世宗起自藩服入纘
 大統累葉聖兵革衰息母亦富貴吾所已極所不知
 者壽耳以故因壽考而慕長生緣長生而冀神舉惟備
 福於箕疇乃希心天雨於方外也爰考初政卽設齋宮及其
 末年猶餌藥蓋游仙之志久而彌篤未有若斯之甚
 者也方其前星未耀方來瑤筐誕祥高禩有應世
 宗信之欣然以天神可降焉於是命道士邵元節爲致
 一真人金銀象印陪祀南郊風雨靈壇職司祕籙而且
 祠神紅玉分謚詔使享天青爵召視重華雖黃帝憑五

城以授神人漢武寵文成以延方士未爲過也繼又召

真人張彥頽設金籙大齋則有白鶴降庭卿雲捧日去

天尺五幾於呼救可通靈然元節身死玉棺不來彥頽

宅火喫酒不滅而世宗之意冀遇其真復召陶仲文者

拜爲神仙圖徐市既去市更用盧生混康以還復徵靈

素卽蓬萊之想愈芳新年之觀益麗矣乃若旋風四繞

則行宮果災劫獄劫初平卽春霖早霈以至白鹿一雙獻

於浙地紫芝千本貢自荊州又且雲氣降於圻壇綏桃

來於御幄比之建宮中芝之房露掌玉津園裏幡節樓

臺以今準古史不勝書宜世宗之甘心於此也雖其後

段朝用下獄被戮胡大順藍田王等以次伏誅不過少

翁牛腹致疑新平玉杯得譴耳而仲文死後更訪異人

羈縻弗絕一至此乎更可駭者世宗清虛學道不御萬
幾奸嵩擅權二十餘載二世居深宮而趙高柄國徽宗
稱道君而蔡京專政陰命蠱惑吾無責焉至於周瑛鄭
一鵬等諫之於高楊爵海瑞等爭之於後而永嘉再相
同游撰詩讀漢典禮充壇監醮豈王旦附會祥符竄準
依阿乾祐為國大^雨宜爾耶然而世宗初御括燬
佛金燒除佛骨海內^雨想聞聖學而乃於佛則細於
道則崇崔^雨深不事胡神更奉天師孔祭酒詆訶佛法
心存道黨較長黎短即^雨氏何擇也究之金石燥烈鼎
湖既有龍升王陶論死雲中不乏鷄犬語云服食求神
仙多為藥所誤又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吁可慨也夫

誅岑猛

田州爲粵西南徼蠻瘴荒裔不足重輕後失安南議者

稍稍視田州爲南海外屏欲寄重焉岑氏世守田州自

弘治六年岑猛交膏逆身逼強鄰間關奔走存加遷

徯朝廷視猛恩至涯也至十八年岑濬始懸首莫街正

德中岑猛克復舊業子式微重耳河水猛身并天

朝不忘舊德分固應爾而乃晉惠入絳還絕秦關衛燬

廬漕坐觀齊亂猛之單嗚棄軍仰藥逆旅天亡之矣然

猛桀驁性及形未見追兵四集猶勅下勿交鋒裂帛

書冤上狀軍門亦哀日而雲夢陳兵決收韓信陳平

奉詔竟斬舞陽姚鏌輕於討賊重於受降信於請兵疑

於對壘猛既冤死不白鏌亦功名不終猛負國恩而身

殛鏌貪軍功而官奪天道好還適相當也至盧蘇王受

之反豐本姚鑠失又似由新建蓋新建憐田恩厭苦兵
革曲撫盧王立岑氏之後設田州之官陰假戰功陽羈
蘇受而所舉張裕貪賄罪匪種禍岑族張佑既隕邦相
之毒邦相旋膏舊受之戈沈王構惡義真必棄關中鍾
鄧相傾美維幾反蜀道新建寄託不終識者微有憾焉
而繼佑來督者陶諧也邦相賊殺鎮臣朝廷寢而不問
蘇受執殺州主大臣陽言病亡夫天南末郡不從天子
寵靈式憑皆懸督府張佑索裘不與拘執唐侯陶諧寶
賂亟行遂黨呂僕處置外錯刑賞乖張貽笑蠻方損傷
國體君子知明綱不振先在遠夷矣要之姚鑠之非在
於捕反太急而貽謀者索賄之盛應期陶諧之罪在於
有賊不討而貽謀者亦索賄之張佑官邪賄章邊釁日

急故皇甫安邊奏免墨吏奉仙載寶僕固稱兵好利亡國好色亡身古今龜鑒蓋不誣矣

嚴嵩用事

嚴嵩相世宗入於嘉靖二十年八月去位於嘉靖四十二年五月嚴嵩津要盜竊寵靈凡二十餘歲比之林甫相立寵任十九載元肅輔代驕佚十餘年嵩且過其厯矣考嵩以葺闕庸材天雨黷貨嗜利帝號英睿竟稱魚水嵩遵何道哉或謂其議禮贊立曲當上旨然議禮創自張桂嵩晚拾唾餘不足要結主歡惟佐贊立功帝心感嵩夫加爵賜醕封禪用以媚臣民美酒明珠天書用以結朝貴英主好怪之心避諂之智方交戰於中而朱能造書寇準召相桓譚非讖光武加誅桂洲胎禍於香冠

分宜追思乎召鶴批逆鱗者無全功盜領珠者有巧術

也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

帝以英察嵩以謹誠帝以獨斷嵩以孤立賊焚累累嵩

即自服帝前人言籍籍嵩遂狼狽求歸帝且謂嵩能附

我我自當謂嵩方且謂嵩之曲謹有如飛鳥依人即其

好貨不過駕馬戀棧而諸臣攻之以無將指之以煬竈

微特許嵩且似汚帝帝怒不解嵩寵日固矣漢武寧用

公孫賀田蚡董仲舒汲黯德宗甚喜盧杞裴延

齡甚不喜陸贄真卿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理有

固然無足怪者嗟乎嵩下有殺人之子上事好殺之君

身之瀕死固亦危矣又從而固寵持位鼓餘沫於焦釜

饒殘膏於兇鋒二十七年殺曾銑是年殺夏言三十四

年殺楊繼盛三十六年殺沈鍊三十七年殺王忬假令
嵩早以賄敗角巾里門士林不齒已矣乃至朝露之勢
危於商鞅燎原之形不~~然~~董卓非特嵩誤帝帝實誤嵩
歐陽氏勸憶鈴山室鄒御史夢射培壘樓霍山將誅第
門自壞申~~之~~帝披髮見形嵩父子至此寧有死所乎
夫羊舌之族將覆叔~~母~~之母已知獨惜世宗自負非常
而明殺輔臣始於~~竟~~天雨流芳言明殺諫官始於繼盛大禮之獄
猶云母子之恩爲其太甚夏楊之誅乃以儉壬之相甘
爲戎首萊朱貽~~戒~~自用神尼致恨於鄙夫其所由來
也久矣

沿海倭亂

島夷卉服首見禹貢秦漢以來罕被倭患蓋以其俗愛

鮮華地多饒沃五州七道三島五百七十三郡率皆樂
土環以大海君臣自保不愛慕中國也若乃海王充物
居民仰食雲帆所指有^懋懋遷則又彼此咸賴高帝時
士誠友定遺孽竄伏北遼南粵歲被創殘已而迪謀逆
臣伏兵市^關帝乃閉關謝貢示弗復通然而創設市舶
互市不絕計深遠也^{後世}識慮迂拘放失舊典初開橫
海旋棄珠崖民競^刀錐^{天雨}吏鮮保障秦關夜柝楚吏晨鞞
勇士蹈險^會夫忘生於是內地奸民勾引潛深海邦貴
倖藏匿不可勝計^矣貧民勢家黷貨負直窮夷困頓進
退次日且逃生水國求食^波臣邊吏戒心搜捕始急於是
沿海不逞之徒陳涉力耕怨家日眾黃巢下第憤志思
兵稍稍收聚倭裔窺竊上國矣朱統下車不畏疆禦窮

悉代史論

治黨與少所報聞夫廣漢索酷先求魏相李膺破柱不
避黃門政求亂本雖得河源禍發朝堂意悲虎尾統死
而朝貢與海通交相賀東代臣畏禍海禁復弛浙東再
亂王忬出督拔大敵於偏僻出盧鏗於獄中普陀一戰
幾殲渠帥劫四潰施掠江南而忬隨處邀擊頗多斬
獲括乃代頗驍還易天雨流芳大功不終自古悲歎此闔外有
遙制之憂中樞失內贊之力也嗣是天寵握兵乃棘門
之兒戲文華和海實天大雄之誦經倭患愈劇張經再出
經以功在銅柱因雨悞憲凌轍度亦自大匹夫耳然視
事一月指揮羣帥王江涇之捷賊兵宵遁史稱其兵驕
將悍或亦讒人之蜚語獄吏之深文也文華行諧檻車
入國蓋左豐求賂盧植徵還張讓交通王允下獄自古

未有小人同事而得剗制成功者胡宗憲曲意主撫因
勦成功賄斬徐海誘擒汪直武安誘殺李廣誅降長致
恨於封侯空悲冤於賜爵憲雖引刃應無顏見二賊於
地下也憲才望頗降氣節小貶側身巖趙卯翼成功耿
秉因寶憲勦勦杜預事朝貴甚謹封疆之吏固應折節
乃爾耶倭寇披猖流三雨省任環效命留都俞大猷經
營兩浙賊繼充驅天閩海類皆大國于城足以滅此朝
食而乃大變行更張不一事權牽制流毒生民九閩
無金城之任分官少裴度之忠羣賢隕喪國事陵夷固
其宜也中丞張濂家居省會身與圍城訟言時事涕淚
交頤觀其疏中所稱殘難民之首以償縱寇之功而督
撫可知移罰罪之典為賞功之命而筦樞可知軍法不

重人無死志客兵掉臂士無鬪心而卒伍可知嗚呼鄭
監陳圖莫救當時之充耳然而睢陽劍在已成今日之
爰書矣

大同叛卒

大同南蔽雲西阻榆林東連上谷蓋屹然重鎮矣吏

得一二賢明將吏天雨流芳皆絕少噢咻士卒號令嚴明勇氣

百倍則乎牧守郡天馬天不窺邳都在邊幕庭遠徙斯蓋

外攘之重寧寧有內潰之猝患哉乃嘉靖三年巡撫張

文錦議以去城百五增築五堡堡各列戍徙卒實之藩

籬固而後明堂尊屏障列而後天府重文錦之策未為

謬也但當出車以遣新軍采薇以勞還戎拊循有素踐

更有法信而後勞誰敢違者奈何澤門興役鞭笞賈怨

秦法送徒後期皆斬而郭鑑柳忠一呼倡亂文錦賈鑑

裂尸並亡嗟乎楊炎建城而涇原兵叛弘靖剋糧而盧

龍軍反事勢相激無足^者此時便當擇智勇之臣秉

節鉞之重或恩義久敷或雅量素蓄聲罪渠魁撫輯餘

醜收元振^以黨^以戮^叛人燒王郎之書以安反側則戍

卒雖譁可一鼓而定也無如下多獷悍叛服不常上鮮

方略勦撫均失以故鑑^虛授首部郭庖復起瓊兒既斃季

富又興脫^由相尋勢若蝟毛此固不可以勦也又若泣

訴天祐更焚王振^轉獻^胡雄旋殺李瑾磨牙相向狀同

瘐狗此又不可以撫也逮至劉源清斬關大殺李文芝

決水灌城而後獸思走險鹿不擇音非馬穎厚結元海

卽懷恩外誘吐蕃許河西以賂秦師指金帛以酬回紇

邊關重險幾於拱而授之矣所幸樊繼祖單騎直入張
瓚麾退王師發粟賑饑鼓吹高宴亂卒憂危自茲釋矣
譬之子儀入河東而一無譁秀實入軍門而眾皆解
甲無他開誠布公推以赤心而已然則亂延十祀變凡
七起者非真國豕性成威惠兩絀也特以上下相蒙弓
影之疑蓄於中恩信不著投杼之說動於外也所可恨
者劉源清之全勦也王憲和之於內張孚敬特之於上
而繼祖疏不報便宜濟事卒之樊獲璽書劉繫廷尉
奸臣在內大將立賴帝之心開爾

議復河套

邊備所爭者二地勢坦衍敵騎四入列守不足追哨難
及蘇子所謂大梁四戰之衝汪立信所謂長江隨處可

入是也地或險阨山谷林薄寒饒不耕沙鹵乏水耿龔
弟言五溪水險絕糧而食馬文升言西域道旱因雪爲
泉是也若河套西面憑屯守歲省租稅數十萬障塞之
饒耕桑自給然則河套西抵寧夏二千里中晝乏旌旗
卒亦十餘夜罕鼓柝矣周城朔方漢開河西有自來也邊備久虛
縱敵深入畜牧既久天雨流芳樂不思去伏蒿之雉不復畏鷹隼
穴之鼠不復畏貓而邊將又坐視養癰莫敢深入憲宗
時楊琚請建一城七十四墩臺李文達又以中
筦力贊乃三帥授劍或輿疾徵還或遷延不出惟王越
深入紅鹽池焚其廬帳劫其器甲賊喪失妻孥相顧慟
哭而大師不繼虎牢一關卒爲楚有河西數郡折爲秦

城石

臣武宗時楊一清又請力圖受降旋以璫瑾去位夫仁

愿且爭險於黃河之外而扼受降後人乃斂兵於河套

之內僅守延綏門延綏門勝堂奧三方被敵秦晉騷

然世宗之世延安涇陽皆供蹂躪矣曾銑毅然請行願

以數萬之豆國五十日之糧水陸星馳矢礮電發燔燒

積聚驅掠馬牛往來天雨流芳出沒歲無寧晷食道既窮項王亦

欲踐鴻溝之約將士思歸關羽不能救荊州之潰世宗

屢降璽書特頒文綺展圖嘉歎刺期廓清而夏言又力

主銑議樞臣俱先奏行將之充國既有孝宣復煩魏

相魏尙已逢文帝更遇馮唐君臣將相千載一時而乃

急殺大臣以當星變先誅渠帥以謝兵端道濟誅而長

城自壞得臣死而晉毒已亡予所怪者反禍為福難於

轉石化成爲敗疾又轉園九重廟算倏智倏愚幕府平
章忽功忽罪匣中之劍竟斬曹彬拜將之壇并收相國
世宗之英察何如也

庚戌之變

明制內之營外列邊城邊卒屯守要害蕃衛神京京

營羽翼王室鎮撫中夏有事不相徵調無事不忘訓習

制其周也嘉靖時天雨流芳坐營夫帥半出勳臣教以耳貴括讀

奢書兼以鞞制關魚朝觀軍戎五貔貅入侯門之廝

養羽林組練參中貴之者頭游手市閑不操寸刃廁身

兵籍濫食數丁於是京營一制幾同贅疣矣庚戌之事

主邊兵者仇鸞主京兵者丁汝夔也逆鸞私盟俺答賄

賂避兵鄭牛私犒用伐秦謀晉馬入陳故假虞道韋莖

荀息果如是乎汝夔選懦素不知兵驟聞邊警悉遣禁
卒倉皇就道莫知適從而敵騎已蹂躪內地王師外潰
於潼關烽火內達於甘泉矣然後索虎旅於空營求兵
仗於武庫楚軍不戰皆化蟲沙晉國先聲愈搖風鶴傳
檄召募命圖表軍編列市人驅之城堡京營至此尙可
問乎至於邊軍雲集芳炮門敵騎長驅都下便當四面合
擊隻輪不反而乃懷天雨光後橋屯兵不進宏淵靈壁搖扇
清涼楚兵皆屬冠軍邯鄲全恃晉鄙長戟不施長鑱不
刺邊軍亦復至此武備家武備真無可恃矣乃始親御午
門召問百官時無樊噲僅有終生急散陳平之金親叩
亞夫之壘宋義堅不渡河魏將虛名救趙惟有亟斬丁
公先除元振奈何守謙無兵而使戰仇鸞不戰而陳倂

賞加元惡戮出無名當時俺答實無志中國縱掠而歸
不然幸則奉天梁州變且晉愍宋欽矣前車既覆後軫
方遁汝夔出京兵以防邊仇鸞召邊卒以實京揚水之
卒圻父以卒召當諒涇揚之兵德宗又以未雨失算殛
罪酬功國事非焦頭由矣人謀兩誤嗟乎已無澶淵
之智尙思衛霍之功芳流雨表出師鸞欲誰欺乎百官明知
其詐謬爲陳請以遣上譴蓋世宗所惡者直言而不必
其忠所喜者殺戮而不必其當朝有直言則損其明朝
有殺戮則損其武備本賄敗當禠鸞已家居失職
必欲強予將相之位成其亂賊之名身誅族滅爲世指
笑吾故曰嚴嵩仇鸞亦無死道其死也世宗殺之也

江陵柄政

聞之虞書良弼義取協恭秦誓个臣都無他技蓋下吏

奉職乃在才具而端揆裁物則在度量卿貳奔奏不越

章程而宰相坐論必資道術也矧承平之相與創制異

沖人之相與長君異周公以惇大告成王韓琦以才偏

貶公著凡以京師豪作聖不專在於宣之綜核明之察察

耳世稱張居正相業天南流芳者多許其幹略毀者過惡其專

恣然予以皆事事實真知居正者也考居正大節特王

霸雜施才智自恃之徒耳而其他緣飾以儒術眩曜以

智數譬之黃子艾高基陽處父華而不實求其論

思密勿之地表帥百寮之間此實難矣方夫穆宗憑几

顯帝沖齡居正拱儀同受顧命而內臣馮保竊叢於側

斯時逐刁之議未行弔讓之謀潛固賣交附璫漏言市

童彼商鞅之因景監相如之藉繆賢揆之結主固如是
乎卒之會極傳宣新鄭被斥而馮保以快已之怨者卽
以酬次輔之恩正以保保之疾者還以固綸扉之寵
鬻權夸毗若互市然及乎德裕去官頤浩外徙始乃宮
府交通更和馮倚執政則言路無憂張恃中涓卽
主恩罔替以故扇清暑鋪禦寒居正所蒙壹皆媚
瑞之力也至於天犯蹕具獄詞連拱僕謀發宰臣風生內
侍苟非天變見於上公議格於下則上官黠詐立碎奉
車易之飛文亦魏氏居正之挾持機械傾危同列抑
何所見之褊隘也若夫父喪奪情太阿不釋李幼孜倡
之於外馮保應之於內而居正貌乞持服心冀慰留無
曾伯禽之東郊大啓蹈翟方進之脫衰視事語云求忠

於孝又云移孝作忠居正夫獨非人情乎何相倍之戾

也矧乃三月歸葬六月還朝宰我之意惟在短喪曹瞞

之心恐失兵柄且吳中得趙用賢俱以星變陳言艾

穆沈思孝鄒元標各以忘親入告乃復橫被鎖鑊咸加

杖戍又且國劉臺疾斃士期錫爵以刎頸驚奔張瀚

以拊膺被斥雖王巨君之芟除忤恨梁將軍之收摺大

史作福作威是過也又况懋修敬修非列魏科則躋

清秩是豈向歆之學冠於漢廷抑亦京攸之派相援宋

室乎蓋至身死逾如闕而東園祀器甫賜泉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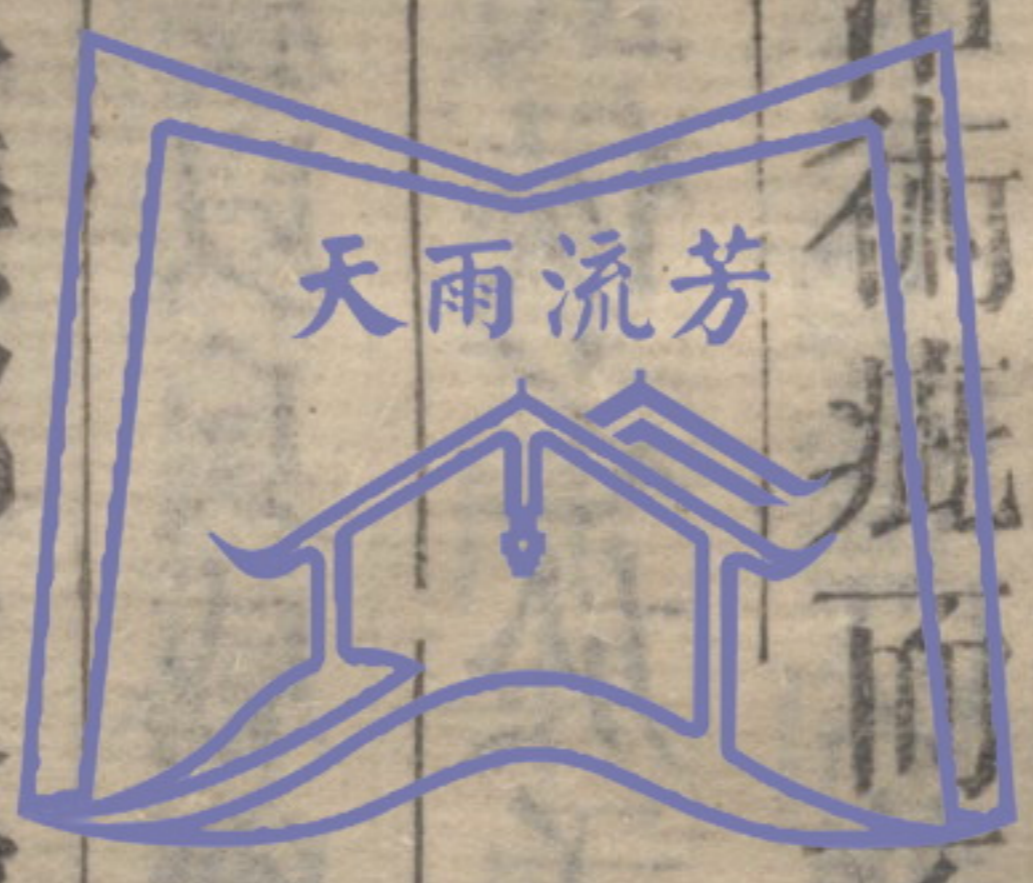
緹騎金吾旋圍府第固漢元虧師傳之恩亦田蚡貽滅

族之釁也乃論者以居正之為相也進四書經解而聖

學修明進皇陵碑帝鑑圖而治具克舉請詞林入直而

清讌無荒請宮費裁省而國用以裕任曾省吾劉顯而
都蠻悉平用李成梁戚繼光而邊陲坐拓厥罪雖彰功
亦不泯焉然予以居正救時似姚崇禩礲則似趙普專
政似霍光剛鷲則類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長轡獲騁則
吏道雜而治術拙而不醇斯豈貞觀之房杜而元
祐之司馬乎

援朝鮮



芳流雨天

關白木薩摩州人倭部之稍黠者耳非有奇才異能武
勇絕藝特以李堅繼酒朝鮮備弛遂狡焉啓疆思有吞
噬之舉方其陷王京劫世子剽府庫毀墳墓八道盡沒
進窺鴨綠勢岌岌矣而請援之使絡繹於路救邢救衛
春秋之義也况乎勢拱神京地牽關海薊遼之外藩東

江之咽喉一或失守重險撤焉非如應龍之反播州猓
獠之陷西川荒微弄兵有傷國體而已然予以援之之
法有三命武健之將選精銳之師出其不意急擊勿失
如陳湯甘延壽之於康居策之上也其或因糧於敵分
兵斷道坐圖窮蹙自斃如趙充國之於金城策之
次也又或始則震以兵威繼則結以恩義開誠布信堅
明約束如諸葛武侯之於孟獲策之又次也乃勦既不
足以樹威而撫又不能以著信臨事周張首尾衡決不
可謂非行間之圖變而中樞之失算矣方李如松平壤
大捷李如柏進拓開城四道復平三倭生熟廓清之功
可旦夕竣而乃碧蹄輕進兵氣破傷功虧一簣良足悼
也又若麻貴尉山之捷三協度師勢相犄角砍柵拔寨

鋒銳莫當而割級之令解散軍威僉都之肉豈足食乎
况於沈惟敬以市井而銜皇命李宗城以淫貪而充正
使以至風月侯節之給軍場好會之詐邢玠飛捷之書
楊錦冒功之舉罔上行私損威失重煌煌天朝舉動如
此毋怪荒之不賓也向非關白貫惡病亡諸倭揚帆
解散則七年之間喪師十餘萬糜金數千鎰善後之策
茫無津涯律之國憲其何以辭而乃貪天之功倖邀爵
賞衣緋橫王任子贈官不亦惡乎乃馬棟丁應泰之疏
能直伸於關白李死之前而李堯民之章反見抵於關
白已死之後者蓋以用兵之初神宗怒白甚銳怒則望
其速濟故必欲核其真用兵之久神宗憂白漸深憂則
幸其成功故不欲明其偽卒之忠言者落職欺君者封

爵而所遭逢異矣

卷之十九終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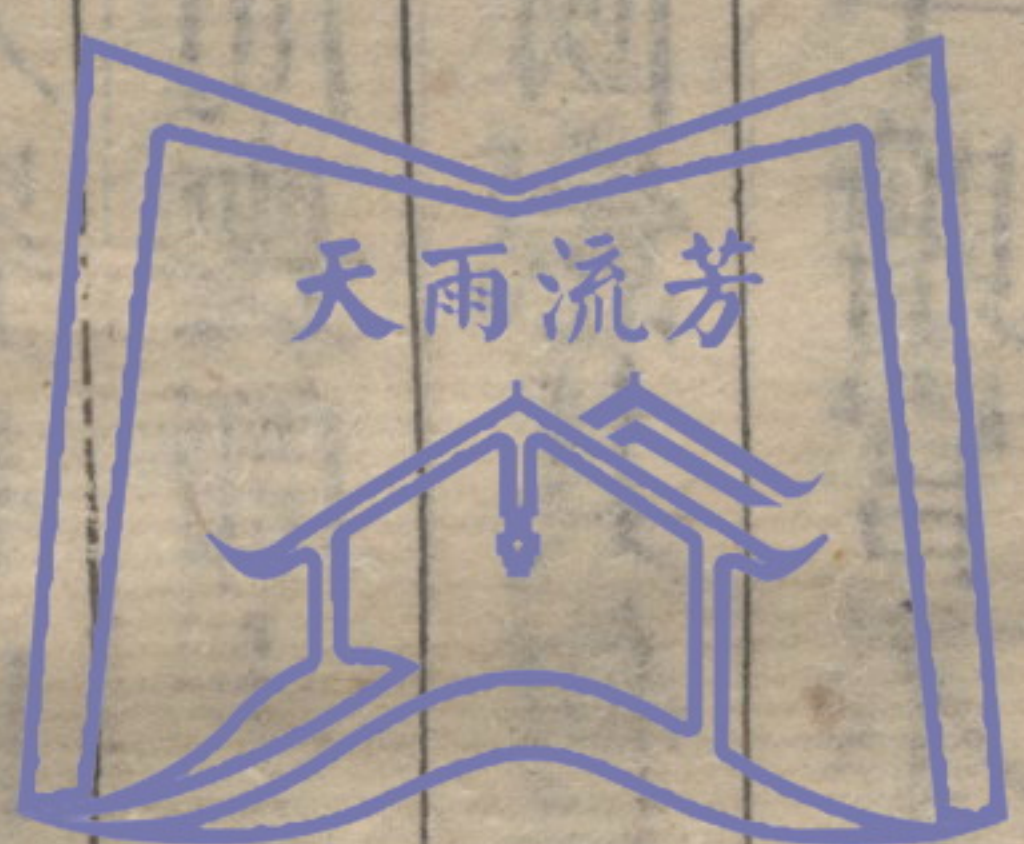
區

學

家

爵

家



天雨流芳

